



焙旁桂圆香

□何小雯

我出生在粤西山区农村。20世纪80年代的小山村里还是热闹的,一些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也搞得有声有色,尤其是制作桂圆肉的家庭作坊。

当时,卖桂圆肉是当地村民除刨地之外的最主要收入来源。但凡有点“野心”和能力的人家,都会在家里搞小作坊。我记得小时候,我家东南西北角五百米范围内,都有制作桂圆肉的人家。我偏爱北面的瘦叔家,他家的土烤炉建在院子深处,寻着香味过去,一路曲径通幽,花香鸟语,总让人心情愉悦。

作坊里的主要劳工便是我们这些十岁左右的孩子。大人们有干不完的田里活,小青年又看不上这些琐碎活,只有我们小孩子,极看重这一份能力范围之内能挣零花钱的劳作——帮作坊处理龙眼,龙眼去壳,一簸箕给一毛钱,龙眼去核,则是一元左右。每逢仲夏,龙眼收成了,我们这群孩子就忙碌起来,早上六点左右出发,去到作坊人家,刚摘下来的龙眼已盛放在箩筐里,还连着枝丫树叶,我们用手剥壳,再一颗颗地平铺在圆形大竹簸箕上,满一簸箕即可送进炉里烘烤。

烘烤用的炉,当地人叫它“焙”,大多是用土砖砌成,长约三米的长方形,一面留门,内里用竹子做成层层架子,一般有七八层,每层大概间隔二十厘米。底下是烧火用的炕,炕与架子之间,隔着一层厚厚的灰瓦,起阻断明火而又能传递热量的作用。龙眼有本地鸡眼,也有储良龙眼。鸡眼果小肉薄,去皮后进

炉上架,明火烤五六小时即可出炉剥肉,因为肉薄而干爽,过程不算困难,但也因为肉薄黏核,鸡眼做的桂圆肉不成圆而成片,卖相不好,价钱也就卖不高。储良龙眼肉厚汁多,进炉后烘烤时间也长。我们一帮孩子常常蹲在焙旁等龙眼出炉,龙眼少,孩子多,便会引发一番争夺。个子矮小、瘦骨伶仃的孩子是抢不过别人的,只有我淡定得很,因为母亲总会准时到来,助我一臂之力。很快,孩子们就像风吹过的蒲公英一样,四处散落在院子里,直接坐地上或者在屁股下垫一块砖,开始剥龙眼肉。没有椅子坐,是因为此时的椅子都横卧着,成为了装龙眼的簸箕支架。

我们这群贪嘴的孩子一边剥龙眼肉,一边总忍不住偷塞几颗到嘴里,满嘴便都是焦糖甘香。上好的桂圆肉色泽金黄剔透,肉身软糯香甜。但要烤出一份上好的桂圆肉,最讲究一个守焙人的耐心和体力以及对火候的掌控。因为龙眼进焙后,每间隔一小时左右要去将所有簸箕换层,并翻动龙眼。什么时候加柴,什么时候减火,都是有严格要求的,操作稍有不慎,就会让桂圆肉焦糊了。

当地人烤桂圆肉通常都是就地取材用荔枝木。荔枝木结实、干燥、耐燃,所含的树脂较少,燃烧时非但没有异味,还会有股淡雅怡人的清香,柴越老,烧出来的香味就越浓郁。如今村里兴起许多加工产业,都用上了省力高效的电子烘炉,很难再闻到那股熟悉而亲切的焦糖香了。

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,以散文随笔为主,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:hdjs@ycwb.com,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,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听乡音《趁热吃“鱼妈”》羊城派二维码

难以送达的“全家福”

□岳勇



图/视觉中国

永安村村口,却正好跟一伙下乡劫掠回城的日伪军遭遇上了。日军端着枪将他逼停,问他是干什么的?徐吉春强作镇定地说自己是个邮差,正要下乡送信。日军打开他的挎包检查,并未发现可疑,挥手放他离开之际,却要他将自行车留下,不然就开枪毙了他。好汉不吃眼前亏,眼看着日军推着他的自行车扬长而去,徐吉春冲着他们的背影“呸”了一声,继续步行送信。

来到永安村,只见刚刚被鬼子扫荡过的村子一片狼藉。伍美桃家大门紧闭,敲敲门,也无人应声。徐吉春大声道:“请问伍美桃在家吗?我是邮差,来送信的,有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,里面好像夹着仄纸。”大门这才打开,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,后面跟着一男一女两个五六岁的孩子,大小三口面黄肌瘦,估计很久没有吃过一餐饱饭了。

徐吉春拿出签收簿让她签名后,说:“你赶紧给丈夫写个回批吧,我正好给你带回去。”

伍美桃点点头,拿出纸笔,伏在桌子上给远在美国的丈夫写了一封短信,装进信封后,又说:“等一等,我丈夫来信说想要一张全家福,正好家里有一张,我一并寄过去给他吧。”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合照,塞进信封。她解释说,丈夫五年前出外洋,那时她刚生下最小的女儿。两年多前,丈夫回来过一次,那时候大儿子刚好十岁,跟父亲一起去了美国。他们临出发前,一家人去照相馆照了这张全家福,可惜没等照片冲洗出来,父子俩就已经离家走了,所以照片就一直放在家里。

回到邮政局,他把伍美桃写的回批发了出去。

可没想到几天后信被退回来,因为广州沦陷,寄往外洋的信件已经无法通行。徐吉春无奈,只好将信退还给伍美桃。谁知当他再次来到永安村时,却发现大半条村子都被日本人的炮弹给炸没了。伍美桃一家三口都没能逃出来。

他只好又把信拿回邮政局,

后来几次尝试邮寄都没有成功,这封回批就成了一封“死信”。

1949年以后,台山邮政局和电信局合并为台山县邮电局,徐吉春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邮递员。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伍美桃那封没有寄出去的信,信封里装着的也许是这个女人对丈夫的遗言。他便将这封信重新封装,再次寄出。不想几个月后信件被再次退回,原因是收件人“迁移新址不明”。

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徐吉春从单位退休,就将这封“死信”交给了同在邮电局上班的儿子,希望他能想办法将这封信寄达收信人手中,完成伍美桃最后的心愿,也算是了结自己的一桩心事……

我眼前的汉子说:“徐吉春的儿子就是我爷爷。我叫徐则。爷爷直到去世,也没能找到线索把这封信寄出去。后来这封信传到了我父亲手里,他也是一名邮递员,他想了很多办法,多次到永安村打听,可惜邝中元及其后人之后一直没有回来过,他甚至托移民美国的朋友帮忙,也没有找到信封上写的那位邝中元先生的半点线索。”

徐则说这封没有送出去的信,是曾祖父、祖父和他父亲三代邮递员心中最大的遗憾。徐则并没有在邮政部门工作,所以

也帮不上老人家什么忙,他是看到我的讲座,觉得也许可以找我试一试,这才拿着信来找我。

我提出看看这封回批的内容,徐则说可以。我打开封口袋,里面装着一封信和一张老照片。伍美桃在信中先是告诉丈夫银钱收妥,家里一切平安,然后又说了一些家中事务,最后嘱咐丈夫和大儿子在外洋要照顾好自己。文字简短,却饱含深情。照片上一对中年夫妇端坐中间,两男一女三个孩子站在身侧,个头最高的男孩十来岁年纪,应该就是后来被丈夫邝中元带去美国的大儿子。我端详着照片点头说:“时间已经过去七八十年,收信人邝中元应该已经不在人世,但这封家书和这张全家福对于他的后人来说,应该是一份难得的传家宝,至少可以让身居美国的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。”

见我答应了帮忙,徐则站起身来,朝我鞠了一躬。

我把这封信拿回去,先仔细检查了一遍,除了信封上的地址、姓名,再也找不到收信人的任何信息。我又去到永安村,倒是有两位百岁老人对邝中元一家有些印象,但打听不到他有任何至亲在乡下老家,根本无法联系上这位远在美国的邝中元或

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

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

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